

玲丁

代表作

上海全書店印行

序

王毅

丁鈴女士是湖南常德人，現年三十二歲，爲當代中唯一新興女作家。

丁女士於一九二八年開始從事創作，那時候她正住在北平，同沈從文和胡也頻交爲好友。她那時開始寫作的起因，她自己會這樣說：「我那時爲什麼去寫小說，我以為是因爲寂寞。對社會的不滿，自己生活的無出路，有許多話須要說出來，却找不到人聽，很想做些事，又找不到機會，於是爲了方便，便提起了筆，要代替自己來給這社會一個分析，——」她能大胆的以男子丈夫氣分析自己，爲病態的青年女子作動人的素描，這是爲其他女作家所不能企及的。她是攫着了讀者的感情，給了讀者們新的興奮。

丁女士的創作所以得到成功者便是能夠刻劃青年女子的心理極至透澈。她能怎樣精細的描寫？她自己也會明白地說：「我有一個習慣，就是每寫一篇小說之前，一定要把小說中所出現的人物考慮得詳細；我把自己代替着小說中的人物，試想在那時應該具着那一種態度，說着那一種話，我爬進小說中每一個人物的心裏，替他們想，那時應該有那一種心情，這樣

我纔提起筆來。」她這種細密的內心觀察，表現女子心理之深刻，透貼，細膩，直可令人驚服。如莎菲女士的日記即可作其代表。

丁女士曾和胡也頻發生戀愛而實行同居，後因胡也頻被害，大受刺激，思想乃因此而轉變，在其當時所主編的北斗雜誌上即有顯然激進之傾向，發表于北斗上之水，即爲其轉變後之代表作品。

一九三四年女士忽告失蹤，致使一般喜愛她的讀者大爲驚惶，嘆惜，幸而到了最近我們又見到她的新作品重復出現於幾種刊物上了，這就可以證明我們所熱望着的新興女作家確實還在人間，並且她仍是和以前一樣的努力着。

本書是她所有全部作品中的精華——是足以代表她全部思想與作風的代表作。

一九三七年五月卅日 編者

丁玲代表作選

團聚

一

搬到鄉下來住，這是第三年的開始。今年的春雖說來得遲一點，一眨眼，也就快到清明了。去年插的柳枝早已發了葉，稀稀幾絲向池塘裏彎着腰身。幾株小桃花也夾在裏面染上了點點的紅。遠近的羣山，那些不大的，全植着老松的蒼翠的羣山，也加了可愛的新綠，而且在這些嫩草中，或是佈滿了苔蘚的岩石邊，一叢叢的野杜鵑，密密的盛開了。有陽雀，也有許多奇怪的，拖着白色的長尾的鳥兒喧鬧的啼着。還有一種頂小的鶯，在黎明時候，就開始了委婉清脆的歌喉，從這株樹上飛躍到那株樹上。一些小虫，爬着的又有些生了翅膀，飛舞着花衣，在春天的景物中穿來穿去，一切的東西，靜着的動了，死寂的復活了。隨處都探露出一種氣息。是「生」的氣息呵！

可是在屋子裏，在這棟雖經過改修，却還是顯得陳舊的屋子裏，在那有着火坑的一間，火還是不斷的熊熊着。這都是些在冬天便鋸下來的老松樹的根。常常因為沒有乾透的原故，和爲了省儉，在柴的上面又加上許多穀殼，火焰便小了下去，濃的煙一直往上升，在樑柱間打着迴旋，慢慢地從有着格子的門上邊軟軟的飛走了。所以在那些常爲煙留連過的地方，一絲一絲的全垂着長長短短，粗粗細細黑色的纏絡似的東西，這屋子就更顯得幽暗。圍着這坑的周圍，經常放得有幾張大小不等的柳木圈椅，家裏的人一在沒有了事的時候，就可以全聚在這一間，在冬天，尤其是有着一點熱茶，更加上有幾個大芋頭在熱灰中煨着的時候，是頗有着一種家庭的融融之樂的。不過在這時，已開始了春暖的明明的陽光的。這時，大半椅子全空着，只有在一張最大的上手方的圈椅裏，陸老爺還仍擁着一床破了的狼皮氈子高踞着。沒有什麼人來陪他。他是做過官的人，他很有修養，他不大喜歡發牢騷，有時拿一本小說看看，但一聽到有脚步声在近處響着，便昂起頭來聽，他實在希望有個人進來談談。若是這走過去的，是那小女兒貞姑的話，便總是先撚一下那鬍子，喊道：

「來，啞，來裝袋煙！」

一根一尺多長的旱煙管便吸在他嘴上了。這根煙管跟着他許多年，經歷了半生榮枯，翠玉的咀和象牙的斗，由晶瑩而浮着不潔的焦黃。自從搬到鄉下來，全吸的是自製的煙草。

「爹！這煙臭得很！」貞姑在裝着煙的時候常常要這樣說，或者就說：「這煙有什麼好吃，我真不懂你，爹！」她並不很喜歡這差使，雖說她爹每次看到她的時候，看見她棕色的臉蛋全漾着天真和生命，他自己便感到一種輕快，在那老年的空虛的心境上，得了另一種滿足。他總是那末和氣的答應她。

「唔，很好，這是自己園子裏種的，你媽也會做煙葉了，這沒有滲假。你不懂，你還小，唔，香呢！」

陸老爺是一個快六十歲的人了，前幾年還很雄的，他本來在一個公司裏做着事，事情總算還好，但又是什麼九一八，過去了，又來了一二八，雖說他並不大管這些事，可是公司却不能不受了影響，關門大吉了。親戚間因這次失業的很不少，他奔走了一陣，也就只好退回到家裏去，想靠着一點租田拖延着日子，然而在少年時便顯赫過的這落漠的晚年，是很不快樂的，因此很快的便露出了衰老，尤其是從去年初秋時候的一場大病，一直到現在還不能

復原的一場大病。

這病本不是什麼了不起的駭人的大病，不過一直有半年，他實在不大清楚，常常囁語，手脚也因爲神經的失常而麻木，而失了知覺。他經常無非喃喃着，問着那失了業又失了踪的兒子的消息。和自動的輟學回來的兒子的前途。後來這兒子在隣省找着了，一個小差使，於是背了一付小的鋪捲和大的野心動身走了。而那失蹤的也有了下落，留住了一個堂房的兄長家裏，等着他的幸運，年輕人總是有着許多爲老年人不理解的狂狷和誇大的。於是他的病才又慢慢的有了起色，然而一直到現在，雖說早已顯得恢復了痊癒，可是總是怕冷，常常一人留在這無人再願進來的火坑間。往年的情形決不是這樣的，就是他自己，也常常感到。

「爹，今天太陽好，把椅子挪到外邊去坐坐好嗎？」年紀比他小了二十歲的續絃太太，還保存着一付年輕的人的興緻，每天總要這末問他一兩趟。她現在成天倒捲起袖子，忙著廚房，忙着下塘洗衣，忙着照管要小的兒子把豬食，雖說這年她又喊走了一個唯一可以幫助她的姑娘，她還不怎麼覺得辛苦。她的小兒子，和第四兒子都被停止了上學，在她還是還以爲熱鬧的

「風，有點風吧，我有點怕風，明天再出去吧。」老爺這末遲疑疑的說了。他一天天的推了下去。他有一點想見陽光，却實在在身體上會感到一種壓迫，他甯肯跪在這幽暗的屋角裏，想着過去，也想着將來，他還會放一點美好的夢在不可知的期待裏。雖說他已是一個很明瞭的人，但，總有：「到了那天……」像這個那天的感覺，確是常常感覺着的。

「好，不過這火烘久了也是要不得的，你得担心你自己。」從前她也許沒有現在能耐勞，在搬到鄉下來之後，她的確在不得不的環境裏，洗刷了許多浮華的太太氣，她學會做許多事了，不過，做一個太太應該有的溫柔，也就漸漸減少去，自從去年她丈夫病了後，她就更在強硬之中自主了起來，由一個完全附屬的地位站到半中心，有權主持大小的家事，哪怕縱是一個很小的家。

他也常常感到一些意外的不馴，却反更愛她了，有時受了像申斥似的容顏，這是在他時少壯時代，和他的性格上都是不能容忍的，他也無聲的寬容着她，連最小的貞姑，也意識到爹是越來越和氣，甚至可以疏忽一點的了。

這幾天他常常想着一樁事。他盼望着他的長女，她是一個已嫁的長女，她從小就沒有母

親，並不能同後母住得很好，嫁得又不如意，前幾天就帶了信，說是要回家來，什麼理由都沒有說。他是最愛她的，愛到使兄弟們有着無言的嫉妬，其實也不過由於同情，他憐憫她一些罷了。

「爲什麼呢？這孩子，……」他時時這末寂寞的望着在空中飄的火焰。火有時舐着一把銅水壺底，這壺穿着一身厚的黑衣，被懸在一根倒掛下來的柳木叉上桿的。不時從那裏放射出一團團的白汽。

太太也幫着望了兩天，後來就忘記了，偶爾聽到提起，却又失去了興味，而且她想那個已被辭退的姑娘。她擔心這位姑奶奶能不能做她自己一部份的事。她應該曉得前年的大水 and 去年的旱荒很影響他們的家，使他們更難於支持，越陷在拮据裏，簡直是慚愧的苟延着日子。

他希望着，一個人悄悄的想，想着她小時垂着兩條小辮在家中使性子，她從小就有一種氣概，任何地方，任何時候都不失去一種尊嚴驕貴的小姐氣概。她進了學校，功課最好，人誇她，她很會交際，有許多次她代替了後母，走到一些必須的地方去應酬。他又替她選好

了一個名門世家。誰知這公子却是一個最壞的浪蕩子。命運於是便把她毀了。她的終身只成爲她爹最心痛的事。就是她不回家，不在他面前埋怨咕咕，他也幾乎無天不懷念着她的。

終於有一天她回到家來了。

二

這天剛好又是好天氣。他們家的長工趙得福又下了田，他們的媽，這時正坐在門外邊弄草，蓮姑，那個比貞姑大三歲的女孩也坐在一株桂花下縫鞋幫。貞姑是受了命令要她陪父親的，但是她常常要跑到外邊來，她才七歲，什麼也不能做，可是她喜歡看她媽，看着她姐姐，她更喜歡跟着小哥哥去招呼雞，那些在竹林裏跑着的，雞和那些，鵝幾個披着白羽毛常在塘中游着的。鵝而且看大河鷹，平着大翅在青空裏劃着圓圈越飛越高，越高越小，她看不清了，閉着那疲倦的眼，嚮往着那些看不見的遠處，但是只要一聽到「嘯嘯……」的鳴叫，便又猛張開眼去找着牠們，那些她最愛的鷹。這天她跑過了坪壩，她丟擲着幾根偷來的油菜花，想到塘那邊，昨天小哥哥在那裏採了一束紫色的野花，捉到了一個黑蝴蝶還有一個綠色的小得可憐的蚱蜢的東西。她在草叢裏走，這裏全開着小的白色的露菜的花。她獨自一人在這

裏玩耍得非常酣暢，但不意的她却受了驚駭了。

「貞姑！貞姑！」

她從草上抬起頭來看，她手上還拈着一根三個頭的首飾，她看見從山坳邊走了來的她的大姐。她還認得她，她擎一把黑洋傘，挾一個衣包，珍兒背在來發背上，她們一路走了攏來，她喜歡珍兒的，她快樂得很，她朝回家的路上跳着跑了回去，大聲的叫着：

「媽媽！大姐回來了」

蓮姑也站起身來看。

她媽也慌忙站起來，一身全是草，她還只將一半的枯枝團成把子。手上刺了許多條印，血在薄皮下隱隱的跳。她邊用圍裙拭着手去迎接這遠歸的小姐，她看見這蕭條的行旅時，暗暗的驚詫着。

來客望着她，也敏銳的感到一種氣氛，「貧窮」這個字眼一下就跳進了腦子。她覺得很酸楚，她們互相握着手，半天說不出話來。

「爹呢？他老人家病好啦吧？」

「在火房裏，他怕冷。」蓮姑搶着告訴她。

「是，今年不知怎麼的，你爹一直到現在都還離不開火，我真担心他又得病，不是清明了嗎？」她開始抖着身上的和頭髮上的草屑。「你怎麼就這末三個人走來呵，珍兒倒長大了。」她順手接過那大的衣包。

「讓我看看爹去。」飛速的，這來客一直朝裏跑着，她看見家裏一點也沒有變更，只是更顯得陳舊了些。春的陽光似乎並沒有把這房子照明亮。

從那向東的小房裏，透出一陣陣的煙味，她凶猛的朝那裏奔去，她大聲「喊起來了：『爹！爹！』」這聲音裏揉着歡欣，哀憐，感傷等等的情調。

「唔，是鳳兒吧！鳳兒！鳳兒！我望你這一晌了！」

鳳姑一走進門坎，眼淚便湧了上來，她扶着他的椅背邊，不斷的啜泣着，她恨不得撲到他懷裏去。

孩子們都擠了進來，珍兒扯住媽的衣。

陸老爺也被她驟然的啜泣弄呆了半天，只說：「何必呢。唔，壓制一點，有什麼委曲，

慢慢說吧！」

她坐了下來也是一張柳木的圈椅上，那隣近着她爹的一張，她用一幅大白手絹，拭那垂在眼邊的淚珠，那淚珠爲火映着，閃閃有光，晶瑩欲滴。

這時她們的媽，陸太太也脫下了圍裙，捧着兩個茶杯走進來了。她搭訕着說：

「鳳姐你看爹的氣色，總算不錯，去年真把我駭死了，那時真想你回家，姐夫又生着病。只是頭髮白的太多，你看眉毛和鬍子也花了。你也難得回來，莫傷心，我們今年是荒，你還不曉得早就連種穀也吃了，二叔家答應借六担穀子的，過幾天去挑。要不是你二弟寄了兩次錢回家，也有十多塊，我們還不知怎樣呢！」

她倒了一杯茶給她，又打了臉水來，她把小孩子全安置在外邊了，於是去弄點東西給這遠歸的客人吃，她搜羅出一小袋玉蜀黍粉，可是沒有糖，她就到菜園裏去尋蔥，做幾個蔥油餅。

「唔，鳳兒，去年一場病，我真怕見不到你了，還好，又好了過來，你聽說二兒現在什麼地方？你怎麼瘦了，顏色這末青，你是坐轎來的，還是坐船來的。」

「坐船，在倉港上坡，一路就走了來，心想十來里路，不算什麼，走走却要好大一歇，又加上一個衣包就覺得累些。爹你近來是真全好了麼？」她眼光不覺的望到了那埋在粗糠下的燃着的柴火。

他也望了望火，他告訴她他是完全好了，有一點怕冷却不能算病，老年人了，氣血不和，一冷就覺得骨節痛。往年他不是常吃一點酒麼？前年剛下鄉，他們煮了兩担穀子的酒。後來又搭別人釀了一小缸，去年年成太壞，冬裏又加上病，就一點也沒有了。他說沒有也好，橫豎酒這東西於人並沒有什麼大益，不過可以和和氣血。

可是她却回憶到他過去的豪飲，一兩斤的汾酒，是並不會醉的。尤其是一種晚飯前的習慣，每次總是照例三杯。她很不服，以為這都是後母處置得太過。她恨自己忘記帶兩瓶酒來。

她把衣包打開，檢出兩包機器掛麵，這使年老的父親很高興，還是正月裏有人下鄉姑母帶了幾斤麵來，以後就沒有吃過，他是頂喜歡麵食的。她還買了一包京冬菜，一包榨菜，和兩瓶味精。她是懂得他的嗜好的。

「公兒來，把這些交給你媽要省儉點用，喑，鄉下有錢也買不出這些東西來。」

這小兄弟已經全變成一個鄉下孩子了。棕色的臉，和棕色的手脚，頭髮蓄得很長，禮貌也缺少了。他會幫着趙得福看牛，他能汲水，他上菜園，種瓜，他也下田，拔草可是他還得做他最不願意的事，就是每天得寫一頁大字和一頁小字給爹看。他常常因為沒有進步，爹總是顯出一付不高興的臉：「你不是種田人家的子弟呀，你要記着，喑，你爺爺是……」

「鳳兒！你看這東西，」他等他公兒走去後便說道，「他簡直不想讀書了，明年若果你三弟事體好些，我還是想讓他出去上學。難不成就着牛算了，要是二弟找到事，老四也就出去跟着他。這種泥巴學堂就不必教了。喑，你看好不好？」

「什麼泥巴學堂，我不懂。」鳳姑一邊包着衣包，一邊問。

「喑，也實在沒有法子，就是在前邊祠堂裏，有一個學堂，去年就沒有先生的了，今年村子裏的人來商量，我就要你四兄弟去混混，一節也有十幾塊錢。什麼學堂，就是看牛，看住那一羣野孩子。喑，有時村上的人走過，也好有個落脚的地方，喝一杯茶。有時真還有人寄一條牛在你學堂大門口，說，「喂，先生，費心照管一下，我就來的。」好在你四兄弟人

老實，還肯去，自然這是很丟臉的，不過也沒有法子。」他接着還形容了一陣，那些赤脚的學生，他們又蠢，又狡，要不有這位老爺的名頭，那忠厚的兒子是無法管理的。

這些消息都是新鮮的，然而却不是使人快樂的。她漸漸有些倉皇起來。她遲疑的不敢告訴她這次回來的目的。她只聽着，而且注意着，她看見父親確是老了許多，尤其是那摸着鬚鬚的時候，手似乎時時在打戰，顏色並不好，穿的還是很舊的棉緊身，袖口邊的棉花都露出來了。棉鞋也是很舊的，除了在眉目間還保有一種會經過長時間修養成的威嚴和銳利的神情之外，看來也不過只是一個有些襤褸的老頭兒。何況這些威嚴和銳利又都被善心和麻木弄得很模糊了呢。而且這聲音，是多麼無力多麼空洞呵。

她現在不再哭了，對於家中貧窘的同情，緩和了對於自己命運的悲苦，她絮絮的問起家裏的事來。她知道大兄弟還繼續着那個小差使，在華北一個小縣城裏的什麼稅卡上。連外混一月也有三千多塊錢，但是他有一妻，兩個小孩。他曾在大學唸過書，却不能找到一個更好點的事。他是沒有嗜好的，應酬却不小，每月的份子，至少常是七八塊，他很想給家裏一點津貼，這又只能成爲希望，不過從近來的來信上看，似乎到老成了許多，那些怨天由人

的空話是日漸其少，成爲一個能安分的良民了。二兄弟，這位有着冲天的志氣的最聰明的，在父親的失業之後便找到一個頗好的職業，却因爲鋒芒，好指彈上司，不甘於同一羣醉生夢死，蠅營狗苟的同事親熱，於是一再申斥接看就來了開除。大約還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家裏人也無從揣測，他就失蹤了，兩個多月打聽不到消息。幸好他又在×埠露了面，現在寄居在宗麟堂兄那裏，他是不大來信的，來信也無非滿紙荒唐，什麼宇宙人生。只有二弟還算好，他是去年年底到鄰省去的，一個工人子弟學校教書。一月有二十塊錢，他是比較踏實點，會寄過一點錢回來，但最近又快一個月沒有信來了，家中人都很望着他。她又問一問家裏的實在情形，但爹又似乎並不十分清楚，他常常重覆着過去了很久的話說着。

到晚上她又哭了，後母也看得出她爲難的情形，她的寬大的夾衫並不能遮掩那突出的肚子，她大約有了八個多月的身孕。

「唉，爹還沒有問，要是他曉得了，……」她伏在床上嗖嗖的哭泣，這床還是去年他三弟回來時架上的，現在睡着她和她的珍兒，小小的臉因爲疲倦睡得很香甜。

「姐夫也是：」倚在桌頭的後母，凝視着小美孚燈的黯淡的光，想不出什麼可以慰解的